

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·周口红色记忆

“迟交”51年的党费

——鹿邑籍革命烈士李少堂及“两块银元”的红色故事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侯国防 文/图

李少堂，河南鹿邑人，1925年背井离乡流落到连云港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0年任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军事委员，参与领导大村暴动失败后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

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第一位被追授的革命烈士。

建党百年之际，他被评为“江苏最美人物”。

大村暴动前夕，怀着为国赴死的决心，他交给妻子两块银元，让她上交给党组织，作为他最后的党费。

李少堂牺牲后，这两块银元直到1981年才辗转由他的后人交给党组织。

血与火的背后，有太多忠诚与信仰的故事。

这两块银元为何“迟交”了51年？李少堂是他的真名吗？他的后人是怎样找到他的家乡的？

近日，李少堂烈士之孙李贵林从连云港市赶回鹿邑县寻亲认祖，带回大量文史资料，揭开了那段峥嵘岁月的红色记忆。

家境贫困 远走他乡

“爷爷，我们寻找你的家乡寻得好苦啊！”10月20日，在鹿邑县生铁冢镇范庄村一户农家小院里，73岁的李贵林眼里闪着泪花，激动地说。

当年，李少堂就是从这里走出去，踏上了革命的道路。沧海桑田，换了人间。如今，距离李少堂离开家乡已近百年。

李贵林没有见过爷爷，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，经常听奶奶讲过去的故事。多年来，爷爷革命的故事早已在李贵林心中生根发芽。

往事如烟，岁月留痕。1901年，李少堂出生于范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贫穷的生活，使李少堂有了更多人生思考。

屋漏偏逢连阴雨。1925年，春寒料峭时节，河南各地发生严重的灾荒。李少堂本就贫穷的生活，更加窘迫。已成年的李少堂，决定到外面闯一闯，希望谋得一份工作，减轻家庭负担。李少堂离乡背井，颠沛流离，最后流落到连云港。

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通过“河南同乡会”老乡介绍，李少堂给海州区浦南镇夏不村一尹姓大户人家打长工。李少堂忠厚老实，勤恳能干，颇受这户尹姓人家赏识。

后来，经人牵线搭桥，李少堂和这户尹姓人家的女儿结婚。当时，千里之外的鹿邑老家人并不知道李少堂在连云港安了家。

秘密入党 卖地买枪

结婚后，本可过上富足生活的李少堂，没有贪图个人安逸。他同情弱者，有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
当时，李少堂的妻子李尹氏有一位舅舅名叫杨光奎，是中共地下党员。杨光奎经常和李少堂接触，向李少堂宣讲革命道理，启发他的阶级觉悟，唤醒他的革命意识。1928年，经杨光奎介绍，李少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后，李少堂受上级派遣，以修械所杂役的身份，打入国民党海州盐防营(后称税警总团)，负责情报和策反工作。为方便工作，李少堂在自己家中设立地下联络点，为党提供物资、情报等。

这段时间，李少堂经常被派到盐防营的各个驻地修理装备。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，秘密开展党的工作，在士兵中发展党员。

李少堂当年的战友、原农业部顾问万众一曾回忆说：“有时，李少堂会带进步士兵来到家里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揭露盐防营上级军官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。我们深夜在盐防营驻地贴‘跟共产党走’‘三天不发响，参加共产党’‘打倒军阀’等标语，为后来发动盐防营兵变做了大量工作……”

对党的事业，李少堂内心是炽热的。在盐防营当差的军响每月七块大洋，他拿出两块交党费，剩余的九块用来购买枪支弹药。在最艰难的时期，他卖光了妻子陪嫁的土地，为革命换取枪支等军需物资。

李少堂的妻子李尹氏，虽是一名普通女子，却甘愿散尽家财鼎力支持丈夫、支持革命。他们是革命伉俪，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。



①

大村暴动 冲锋在前

1929年，中国革命在艰难中前行。5月初，中共东海中心县委成立，李少堂任军事委员。

当年秋天，上级要求东海县党组织在大村“扁担会”农民斗争的基础上，以群众基础较好的花果山地区为根据地，建立农民武装，掀起革命高潮。李少堂等人及时召开军事会议，筹备大村暴动。大村，位于连云港市云台山下。大村暴动指挥部就设在大村的海清寺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中共领导下的连云港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即将拉开帷幕。

1930年上半年，大村暴动前夕，李少堂专门从连云港回了一趟鹿邑老家。

“我奶奶只知道爷爷的老家是河南鹿邑，具体是哪个村庄并不清楚。”李贵林说，这也为他们后来寻亲增加了许多难度。

对于李少堂这次返乡，范庄村的老人回忆说：“听说他头天晚上悄悄回来，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。”这次返乡，也是李少堂自1925年离开家乡后仅有的一次返乡。他来回匆匆，说明连云港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。

从此，李少堂再无音讯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渐渐被老家人淡忘。

斗争是残酷的。当年，面对各地的农民暴动浪潮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血腥镇压。

连云港市党史记载：“1930年7月中旬，根据上级指示，东海县党组织决定在大村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。李少堂利用在盐防营当杂役的身份，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从盐防营弄到长短枪30余支、子弹300余发。根据筹集到的枪支，党组织将参加起义的500余名骨干按军事组织编成1个武装团。”

1930年8月8日，武装团及参加起义的山民1000余人，从四面八方涌上鸡鸣山，将红旗插在山顶。随后，起义队伍向当地山霸仇东山大院进发。由于仇东山大院坚固，设有炮楼，加之起义队伍缺乏攻坚武器和炸药，几度强攻终未奏效。双方相持十余天后，国民党第26师1个团前来镇压。

在敌人多次“包抄围剿”下，起义队伍损兵折将，大村暴动失败。因叛徒出卖，李少堂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，被迫带领队伍撤离到偏远的山村坚持游击斗争。

两块银元 最后党费

“我奶奶常常回忆，大村暴动失败后，我爷爷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突然回家的情景。那时，我四五岁，我二叔才两岁，我奶奶还怀有身孕……”说到伤心处，李贵林控制不住感情，泪眼模糊。

电闪雷鸣，大雨如注。突然，门被推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屋内，正是多日不见的李少堂。李少堂伸头向外张望一下，随即把门关上。昏暗的灯光里，李尹氏仔细打量眼前的丈夫，面部消瘦，衣衫褴褛，手上、脸上还有伤痕。看到这样的李少堂，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。这时，李少堂掏出两块银元，放在李尹氏手里，说：“这是我这个月的党费，你务必帮我转交给组织部长杨光奎。我们李家的传统是传德不传财。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这两块银元都不能用。”

李尹氏向丈夫点点头，说：“孩子他爹，你放心！”

李少堂转身要走，李尹氏拉着他，说：“你等等，我给你做碗面吃。”

当李尹氏端着热腾腾的面条出来时，李少堂已经走了，只见熟睡的孩子枕边多了把木制小手枪，下面还压了张字条写着：“保护妈妈”。李尹氏瞬间明白，这是李少堂对孩子未来的期望，也是丈夫对自己无法割舍的爱。

李少堂不辞而别，李尹氏虽然觉得有些反常，但她认为，以后的日子丈夫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不定哪一天就会推门而入，再吃她做的面。

看着屋外的倾盆大雨，看着熟睡的孩子，李尹氏小心翼翼地将两块银元藏在家中土墙的缝隙里，等待机会上交党组织，完成丈夫交给的任务。

壮烈牺牲 妻儿遭难

1930年夏末，大村暴动队伍在连云港市赣榆县赣马镇被敌人包围。为掩护同志突围，李少堂带领十余名战士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，弹尽力竭后全部牺牲。

李少堂牺牲第二天，敌人就抄了他的家，还把李尹氏抓走，关了几

天。“奶奶曾经告诉我，敌人将屋里的东西能砸的砸、能抢的抢，家里一床破被子也被抢走了。我两岁的叔叔受到惊吓，几天后不幸夭折，令人欣慰的是两块银元还在。”李贵林说，为了革命，爷爷卖空了原本股实的家，奶奶非但没有埋怨他，还坚信爷爷干的是正事、走的是正道。

丈夫牺牲，孩子夭折，曾经幸福的小家庭，现在只剩孤儿寡母。一时间，李尹氏该承受多大的痛苦呀。前不久丈夫雨夜回家托付的事，安排的话，仿佛就在眼前，不料那竟成了诀别。李尹氏要亲自为李少堂收尸，再看一眼丈夫的模样，被家人以她怀有身孕为由阻拦。

十余名烈士牺牲后，残暴的敌人割下他们的头颅，抛尸荒野。时值盛夏，堆在一起的烈士尸体严重腐烂。几天后，当李少堂亲人去收尸时，因无法辨认身份，只好与当地村民将众烈士就地掩埋。为了安慰李尹氏，家人买了



②



③

一口棺材，内放李少堂的衣物，匆匆下葬。

上交党费 其路坎坷

生活对于李尹氏来说，注定一路荆棘、一路坎坷。

尽管内心承受着巨大悲痛和压力，李尹氏一刻也没有忘记丈夫的嘱托。白色恐怖下，连云港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被迫转移到上海。为完成丈夫的遗愿，李尹氏带着孩子从连云港出发，费尽周折，一路来到上海打探消息。她要把承载着丈夫理想与信念的两块银元亲手交给杨光奎。遗憾的是，杨光奎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，牺牲于上海龙华。这两块银元自然无法上交。

从上海返回后，无论生活多么拮据、经历多少委屈，李尹氏始终保存着这两块银元，寻找机会上交党组织，因为这是丈夫最后的心愿。

战争年代，兵荒马乱，找到党组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保存两块银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尹氏悄悄揭开墙缝外的泥巴，看看两块银元还在不在。看到银元完好如初，她又放心地用泥巴将墙缝糊好。

有多少次，李尹氏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，想告诉儿子这个秘密，但又觉得孩子尚小，还不到时候。

有多少次，李尹氏梦见丈夫，她向丈夫保证，两块银元一定会交给党组织，她交不了，就让儿子交，儿子完不成，就让孙子完成。

这两块银元一直没有上交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那就是，李少堂等人牺牲时，国民党一直诬蔑他们是土匪，加之李少堂地下党员的特殊身份，让两块银元上交之路异常艰难。

“我父亲长大后，曾经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，后又调入新四军三师，南征北战。遗憾的是，我父亲、奶奶先后于1961年、1964年去世。奶奶去世前，就把上交两块银元的任务交给了我和我哥。由于我们都还小，这件事就拖了下去。”李贵林说，上交这两块银元，就要找到能证明李少堂身份的材料。可是，李少堂的战友牺牲的牺牲、离世的离世，找到有关证明材料更加困难。

“我们一直在寻找线索，从来没有放弃。”李贵林说。

最后党费 终交组织

1979年的一天，李贵林在办公室翻看当地党报时，一篇有关连云港早期党史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。文章中提到了连云港市早期建党人员的名单，其中有惠浴宇、万众一、李少堂等人的名字。

看到“李少堂”这个名字，李贵林

十分欣喜。

“奶奶生前经常提到，地下党员在家里开会时，她经常给大家做面条、烙饼子、炒下酒菜……大家关系十分融洽。”李贵林说，这些细节，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李贵林和家人很快就将李少堂的牺牲经过、生前战友的名单、李尹氏提到的地下党活动细节写成材料，并与惠浴宇、万众一等人取得联系。

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惠浴宇、农业部顾问的万众一得知消息后，写证明递交有关部门，终于使李少堂的身份得以确认——他不是土匪，而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大村暴动优秀的领导者之一。

1981年6月30日下午，连云港市委召开革命烈士亲属座谈会，李少堂烈士的孙子将珍藏51年的两块银元，作为爷爷的最后一次党费，交到了连云港市委书记手中。李少堂的心愿，51年后终于如愿完成。

随后，中共连云港市委决定：“凡参加大村暴动而牺牲的同志，应追认为革命烈士。”据此，李少堂等在大村暴动中牺牲的10位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不久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下发文件，追认李少堂为革命烈士，颁发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。

一接到李少堂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，李贵林便迫不及待地带领家人向爷爷“报告”。

在李少堂烈士墓前，李贵林一字一句地读完了爷爷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全文，讲述了两块银元党

费上交的过程。他说：“爷爷，您最后的嘱托，我们终于完成了。奶奶，您也放心吧……”

最后的党费，是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。

“迟交”的党费，是伟大民族对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。

如今，那两块银元收藏于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，成为该馆成立后收藏的第一件革命文物。

鹿邑寻亲 如愿以偿

“爷爷，我们终于回到老家了！”今年10月19日，李贵林在众亲属带领下来到范家的祖坟，摆上李少堂烈士的照片，激动万分。寻亲几十年，今朝终如愿。

早在1982年，李贵林就盼望能找到爷爷的出生地。受限于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，他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一直未能如愿。

希望虽然渺茫，但李贵林始终没有放弃。特别是近年来，这种愿望更加强烈。他通过河南的朋友、同事帮助打听，期盼打捞起点滴的希望。

2021年春，李贵林的一位朋友将他家的情况反映给鹿邑县有关部门。鹿邑县有关部门十分重视，专程派人到连云港市实地考察，并和李贵林取得了联系。

万水千山追寻你，我们都是寻亲人。鹿邑县在全县范围内多方征集线索，志愿者们通过微信群相互转告，顺着李姓群体找下去。志愿者代表还专程到连云港市李少堂烈士墓前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。烈士墓前，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——尊敬的烈士，你是鹿邑哪里人？

由于李少堂离家已近百年，和他相识的老年人早已去世，年轻人更是一无所知。寻找几个月，大家一无所获。

这时候，有人提出，李少堂这个名字可能是化名，寻亲范围不应该囿于李姓群体。

战争年代，取个化名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于是，鹿邑县对寻亲方案及时调整，并根据李少堂的基因图谱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寻亲范围锁定在生铁冢镇。

“寻亲范围锁定在生铁冢镇后，该镇迅速安排部署。范庄村也及时发动群众寻找线索，寻亲范围进一步缩小。最终根据基因图谱确认，李贵林和本村几户范姓人家同属一个血脉。”范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王义功说，经过详细调查，李少堂真名叫范学荣，到连云港市后，他为了安全改名李少堂。

“感谢父老乡亲的大力帮助和支持。以后我会带着家人常回故乡走一走、看一看。此行，我要带回范庄村的一把土，放在爷爷的墓上……”李贵林拿着爷爷的照片，激动地说。

血浓于水，一次寻亲之旅，让他有了心灵的归宿。

李贵林也替爷爷、奶奶高兴，家和根找到了！

“明年清明节，我还回来探亲。”李贵林深情地说。

李少堂烈士，您可以安息了。“两块银元”的革命故事，历久弥新。您的革命精神也将深深扎根周口大地，长出最旺盛的叶，开出最灿烂的花。②15



④



⑤

图①:李少堂烈士。
图②:李少堂的两块银元党费。
图③:李少堂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。
图④:李少堂从事地下工作时用过的《康熙字典》。
图⑤:李少堂在自家设立地下联络点时使用过的文件柜。